



在春天里， 读韩松落的《晚春情话》

从十三四岁写散文开始，作家韩松落的写作历程已接近二十年。期间他写专栏，在《时尚芭莎》《智族 GQ》《看电影》等百余媒体写时尚、写影评、写乐评，成为“专栏时代”红极一时的“专栏作家”。传统期刊日趋式微，专栏时代随之过境，他则进一步出入影视、音乐两界，出镜《跟着唐诗去旅行》《中国这么美》《文学的日常》等纪录片，发行音乐专辑《靠记忆过冬的鸟》，韩松落个人作品集。兜兜转转多年，他开始回归到小说创作中来。最新出版的小说集《晚春情话》，便是他近两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的结晶。

印象中，韩松落的书多是同一文体的结晶，仿佛将散落在时间缝隙里的脚印，重新搜集、归拢起来。故而读他的书，有面对一个过客，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作者一路走来的足迹与心迹。专栏类文章自是如此，散文、小说也不例外。更为有趣的是，韩松落散文、小说的结晶，书名中都带有一个“春”字。

《怒河春醒》是作家的散文集，搜集的是其写作于1995至2009年间的散文作品。这其中，就有韩松落发表的第一篇作品。韩松落出生在新疆，生活在甘肃，四十余年的人生都以荒天野地的西北大地为底色，但他年少时却喜欢春天，喜欢观花——这既不符合人们对西部汉子的习惯性想象，也不符合西部人对男子的认同。他应当很早便知晓这种错位。于是，日常生活中如同“禁忌”的春天和花，在他的散文中以文字的方式肆意着。“真正生活于西北、甘肃、兰州的人们，在真切地感受过春天之后，很难不爱上。”他说，在西北，春天是一切的开始，花是那么重要的存在。

春天是一切的开始，也是韩松落写作的开始。很多年后回望这部散文集，他依然常常会想起西北的春天：石蒜兰、蒲公英、火绒草一起开花，云低低地垂在空中，像是银子的制品，走在旷野里，隐隐听见什么地方有轰轰的声音，水声，或者雷声。

还有秋天，一种红紫的矮草覆盖满山坡，根须苍劲结实，叶子蜷曲着，开着小花，或者小小的穗子。许许多多，几千几万几亿棵，充满柔情地覆盖在柔缓的山坡上。

直到现在，他都能清晰地想起春天的形状：那是从叶脊到叶子边缘的颜色变化，叶子的纹路在手里的感觉，还有那种被红紫的细草覆盖的山峦在落日里的那种苍茫和神秘。“春的形状”，便是少年时“心的形状”。

韩松落散文里的“春”，便是少年时一次次醒来，看见自身和万物生长着的样子，满目的惊奇。

《春山夜行》是作家的首部小说集，已于2023年出版。这本书创作时间跨越三十年，从带有一定自传色彩的《妈妈的语文史》到近些年作者打捞记忆写出的“农场故事”“世情”系列，都有着些许传奇色彩，为在时光中远去的边缘人立传，也留下了二十年前的西北世界的粗粝和温暖。可以说，这是一部带着二十世纪90年代气息的“私小说”式小说集。作家李修文评述说，韩松落“以悲悯之心观照时代罅隙里的野草闲花，包括但不仅限于拾荒人、异乡人、畸零人、浪人狂人，以及荒城与繁花，笛声与歌声，白月光与红薯炉……凡此种种，在《春山夜行》里聚成发光星体”。

这样的小说评论，说是在评论散文似乎也不为过。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韩松落是在用写散文的方式写小说，用写小说的方式写散文。年少和散文，似乎天生是错位的。加之当年韩松落的年少审美和周遭环境的错位，这“双重错位”形成了他特别的散文视角——用他的话说，是“把万物变得陌生，把自己变成被叙述的人”。他如同一个过客一般，以不染因果的姿态，抽离地审视着万物与自身。在心理上，这种姿态或许出于作者在自我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确保文字的诚实。

至于“用散文的方式写小说”，那便真是放心地把自己的真实投掷于一场虚

构中。这点从新出版的小说集《晚春情话》中便能看出。

纵观小说集中6部中短篇，其小说主题有“出走”：《鱼缸与霞光》里“出走的李志亮”，突然之间悄无声息地离开熟悉的一切，走向无人知晓的荒野。作家以李志亮的“出走”为锚点，开始发力、向外扩散：鱼缸的低频噪音、青春期的烦闷、心理医生的对话……最后，所有人的命运最终走向都是出走，出走的目的地并非走向繁华、走向都市，而是走向荒野、走向疯狂、走向一条没有归途的长路。

有“逐梦”：《写给雷米杨的情歌》里“人到中年的歌手秦芳明”，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歌声里南下追逐音乐梦想，此次回到故乡参加电影节开幕式的演出。近乡情怯，往事潮涌。秦芳明回忆起自己在歌坛的一路风云，旧曲重奏，面具之下还有面具。

有“冲破”：《雷米杨的黄金时代》里“身陷在脏、乱、挤家庭中的雷米杨”，迫切地想要冲出原生家庭的桎梏，在外构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雷米杨后来成为一名老师，因调查“冒名高考”的学生而进入一个亦真亦假、虚实相间的他人世界，他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惊觉所有人都在诉说、告解，向着世界传播着阴暗的谣言时，他只能一声叹息，回到属于他的真实世界。

有“奇想”：《我父亲的奇想之屋》是一个于奇幻的想象力中建构的与现实世界相联通的异度空间。一位不老的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出现，他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消失——他总是在某一时刻突然无影无踪，并在消失前带着孩子去看一处神秘的空间，比如楼中之楼、巨大发光的体育馆、藏在山体里的飞机场……带着“父亲失踪的谜团”，“我”在不停地追寻中，开启了一段少年的奇幻之旅。

有“归来”：《晚春情话》里“25年之后归来的被拐卖儿童蒲一林”，他的归来给原先的家庭成员造成了巨大心理波动：失而复得的喜悦、熟悉又陌生的亲朋、内

疚与痛恨一瞬间笼罩着蒲家。大起大落之后，母亲凤台则陷入了无尽的假设：如果当初答应让儿子去看家附近的标志性“白塔”，是不是可以换来儿子从未离开家？眼前的一切，便不用再急促、慌张地去接纳？

有“孤独”：《孤独猎手》里“自言自语的陌生女人”，在春色下拨打着脑海里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自言自语地诉说着没有明确指向的话，不越界、不僭越，自顾自地发泄着一切。“啾”声一响，回到现场，环顾周身，无人回应，好似一切都未发生过。

6篇小说，6个主题，每一个都是让人深感真切而熟悉的少年心事。

两部含有“春”的小说集，就这样构成了韩松落另一个“春天”：春有春的甜美，春也有春的暴烈，是满怀的不甘与不安，决定了要争斗、要挣扎、要期望。

“韩松落”是笔名，“松落”两字，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对于韩松落而言，写作就像是灯下聊天，可以絮叨很多人，说一说心里的故事。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作家简介

作家简介

韩松落，70年代生人。1995年开始创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散文》《大家》《小说界》等。2004年开始在《时尚芭莎》《看电影》等百余媒体开设专栏。著有《春山夜行》《为了报仇看电影》等，发行音乐专辑，在多部纪录片中出镜；担任平遥影展、澳门影展等多项电影节评审。

新书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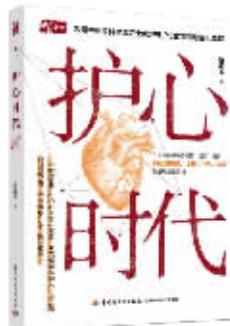
(美)富马利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版



这本书记录了富马利于1884—1917年在中国期间生活、行医、翻译西方著作等情况，着重反映了在广州创办女子医学堂及柔济妇孺医院的经历以及在广州行医的种种遭遇。附录收录译者从不同的期刊杂志中搜索到的与富马利相关的文献、与原著正文相印证的图片及清末民国时期广州女医学堂的文献等。该书对了解广东近代的社会状况和医疗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护心时代》

伍焜玉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4年1月版



《护心时代》是一份关于心血管健康的指南，也是一本有趣又有料的心血管研究史。它从古至今、从理论到实践，涵盖了心血管健康的各个方面。书中深入探讨了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成因，如动脉硬化、高血压和高血糖，并提供了针对性的预防策略。书里有关于医学历史的趣味小故事，也有实用的饮食、运动护心方案，还有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心血管保护中的未来展望。